

一個華裔美國人的扎心困惑：中國和美國，哪里是家？



作者塞琳娜·王(左)與親戚在河南老家?圖源:CNN

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4 月 11 日文章, 主題:對美國來說太中國化,對中國來說又太美國化:像我這樣的亞裔美國人可以吧哪里稱為家?

去年夏天,在北京擁擠的大街上,一名男子走到我跟前用中文問我是不是華裔美國人。這看起來很單純,因為我正和外國朋友用英語交談。但在我點頭後,他卻用英語向我吼道:“從

哪兒來回哪兒去。”

對於生活在美國的亞裔美國人來說,很熟悉這些尖酸刻薄的話。但是在中國聽到有人向我吼這些話卻很刺耳。作為華裔美國人,我現在卻被告知要離開這兩個國家。我突然意識到,無論我去哪里,我總是被認為是一名外國人。

我在美國出生長大,但過去幾年,我曾在北京和香港生活,現在住在日本——我周圍的絕大多數人長得和我一

樣,認為我就是本地人。起初,這使我產生了一種在美國從來沒有過的無可名狀的感覺——雖然很膚淺。

在美國,我對“你是哪里人”這個問題的回答永遠無法令人滿意。當我說自己是美國人時,幾乎總是會被追問:“你到底是哪里人?”我被無

數次問到為什麼說英語“沒有(外國人的)口音”。

最近,隨著美中緊張關係加劇,雙方的言辭都更激烈,由於我是美國人,我在中國也受到了敵視。同時,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,每 10 個美國成年人中有 9 個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或者敵人。

在我出生前,我父母從中國移民到美國讀研究生。後來,爺爺奶奶來到美國幫助照看我和妹妹。我最先學會的語言是中文,上幼兒園時幾乎不會說英語。我母親對我濃重的中國口音很擔心,於是我們開始在家里更多地說英語。上小學時,我要父母不要再給我準備中餐作午餐,因為我愛吃的茶葉蛋被其他孩子認為是變質的雞蛋。

每年夏天當我去中國時,我都覺得自己是一名遊客,從內心深處我也想被當成遊客。我為自己是美國人而自豪。但每次去中國,我都會更多地瞭解家族歷史,並見證中國的快速發展。

我們通常會去父親在河南農村的老家,他

會帶著我們參觀他曾經稱為家的小土屋。然而,這些年來,我開始注意到中國親戚的生活水平和我們在美國的生活差距在縮小。在中國城市生活的表親也不再喜歡從美國帶去的衣服——他們更喜歡中國的款式。事實上,我們現在從美國幾乎沒有什麼可往中國帶的,因為中國什麼都有。

當美國出現疫情時,我母親打電話告訴我,她外出時非常想戴口罩。她確信疫情比當時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的要致命得多。但她又擔心被當作“感染新冠病毒的中國女人”而遭到歧視。而在美國的亞裔朋友告訴我,他們走在街上時被人吐口水,在餐館里遭到言語攻擊,稱他們“把病毒帶到了美國”。而時任總統特朗普將新冠病毒稱為“中國病毒”和“功夫流感”,煽動種族主義和仇恨,給攻擊亞裔的勢頭火上澆油。

我會想到年輕時那個希望被接受為美國人的自己。如果她知道直到今天,她仍然被視作是“外人”,她會感到多么絕望。

(作者塞琳娜·王,陳康譯)(來源:環球網)

高價飛到美國生下的中國娃,如今怎樣了?

英語中有個詞叫 anchor baby,翻譯成中文叫作“錨孩子”,指的是那些在美國出生父母卻非美國公民的孩子。他們的父母猶如在海上飄搖的小船,只有將“錨”拋下才能平穩靠岸,在海外停泊。

由於種種原因,一部分的“錨孩子”,自誕生後便隨父母回到中國,就讀雙語學校或是唯有外籍學生才能入讀的國際學校,為日後的漂洋過海再作準備。然而,有的孩子正遭遇着不為人所知的身份危機與心理問題。

孩子們會問父母:“媽媽,你說我是美國公民,可我為什麼不會說美國話?”、“你們是中國人,為什麼我卻是美國人?”

哈佛大學心理學碩士、教育心理諮詢師李威,接觸回到中國成長的“錨孩子”及其他在國際學校上學的孩子已有幾百例,他說許多“錨孩子”都在經歷不同程度的語言障礙與學習障礙。包括在國際學校及雙語學校就讀的許多華人小朋友,也都經歷着在不同語言環境下學習而導致的學習性的焦慮。

* 下內容來自對李威的獨家採訪。為閱讀方便,內容將以李威第一人稱進行敘述。以下僅代表個案。

許多“錨孩子”的父母,在美國生完他們幾個月後便舉家回到中國,但他們仍希望孩子對自己的認知是美國公民。

在作心理疏導及心理治療時,一些家長甚至執意要求我直接用英語與孩子溝通,說他是美國人,我試了兩分鐘,孩子卻一句話也沒有聽懂。

“錨孩子們”被被動引導到另一個身份之中,這會引起他們的身份危機,繼而影響他們學習,甚至引發更嚴重的焦慮性的疾病。

三到七歲時,“錨孩子”們會經歷語言性的障礙;如何令自己的中文與英文共存,如何從中文過渡到英文,這對他們都是挑戰。

與周圍母語是英語的孩子相比,因為自己的英文還不夠好,這些孩子只想聊自己會說的話題,還易對他人產生排斥感。

他們還會問父母:媽媽,我到底是中國人?還是美國人?為什麼 William 知道西班牙在哪里,我不知道?為什麼普通白人小孩這方面做得好,而我卻不好?

當孩子們反復問同一個問題,它已經成為一個「信號」,說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非常得不自信。如果父母不加以注意,很多時候它會演變成一種焦慮,孩子們不願再去做任何與之相關

的事情,也不願再去關注。

有時候,學校與家長提供的正面幫助,也會在低齡的“錨孩子”身上起到適得其反的結果。國際化學校通常會為英語非母語的學生提供 EAL 課程(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,英語作為第二語言課程),可是他們會把它看作是課後留堂。他們會把社會性的問題看作是個人性的問題,對人不對事,覺得這一切都是因為自己不夠好、不夠優秀。

還有很多“錨孩子”不願意說英文,他們會問父母,媽媽,我已經會說中文了,為什麼還要說英文?媽媽說因為你是美國公民。他又問,媽媽你說我是美國人,那我為什麼不會說美國話?為什麼你是中國人,而我卻是美國人?

家長們藏着掖着,回答不了問題,久而久之會對家長的權威性造成損害。一些家長還不正面回答,就告訴孩子你不用管,以後你就知道了。

沒有什麼以後知道,以後知道的事情,現在也可以知道。在許多基本層面,五六歲孩子的認知與 15、16 歲的少年是一樣的。他們能夠分辨與理解。

其實,家長有時候可以很直面地告訴小朋友:中國有中國的好。美國有美國的好。在不同地方獲得的東西也有利有弊,再讓孩子自己去作選擇。家長需要構建良好的家庭環境,讓他知道這裡是我們的根,說英文是因為他們在美國出生,將來也可能會回到那里。

在我的接觸中,由身份認知引起的學習困難或學習障礙,繼而引發焦慮、抑鬱、自殺傾向等心理問題,國際學校學生的比率要高於公立學校。因為他們的學習障礙並非以本國語言為基礎,而且在一個國際化、多元化的環境中,他們能夠找到可以訴說的同類也更多。

在低齡階段,孩子們最大的壓力並非來自同輩壓力(peer pressure),而是來自家庭壓力。

我諮詢的個案中,除卻小朋友自身的生理性的問題以外,“錨孩子們”70%至 75%的心理

問題與壓力,都是由於父母與祖父母的焦慮引起的。

不少國際學校的家長對孩子有非常高的期望:騎馬、射箭、摔角……他們把孩子們課餘之外的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,使他們處在一種極端的、過度的活躍狀態(hyper activity)之下。然而,孩子們做得越多,對一件事情的專注度反而越少。

本來,他們可以讀一小時的書,但是在游泳擊劍等一系列的其他活動後,他們可能就讀不進一小時的書,對自身興趣的損害會特別大,自主學習的自驅力也會下降。

這種不切實際的揠苗助長,有時還會造成注意力缺陷與多動障礙(Attention deficit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, ADHD,俗稱多動症)。

孩子不喜歡滑冰,卻被逼着去滑,他表現得無比自然,內心卻並非如此。他的注意力無法集中,肢體卻很協調。那是因為他的頭腦已經妥協于他的肢體,他都沒有在聽,但他的身體卻可以這樣去做。——這就是 ADHD 的一種被動表現

至於解決辦法,用簡單粗暴的話來說,就是讓中國的家長少看沒有用的報紙,少翻不該翻的牆,少看不該看的消息,少問不該問的人。

只要符合自己孩子的就是最好的。“我看國外這樣說”、“我朋友這麼說”、“我鄰居這樣說”——你管他們那麼多,自己的孩子經歷的才是最重要的。

把自己放到別人的情況下對比,一般都是錯的。因為你不在別人的大環境下,沒有這個假設,你卻要把自己代入到別人的結果。

在找我做心理諮詢的個案當中,十個家庭中有九位媽媽都是全職媽媽。我很少看到爸爸的身影。這些媽媽的情緒表達有時非常否定。她的生活重點就是小朋友。

“你為什麼那麼內向?你看你媽媽那麼會說

話,爸爸那麼成功,你為什麼是這樣的?”

“我沒有去工作,奉獻了我的青春。你為什麼還這麼對我?”

“如果我是你的孩子,你絕不會這樣對我。”其實,有時候你觀察一個東西太久,你會覺得什麼都是錯的。你把一個字母 a 看 30 秒鐘,你再看 a 就不知道那是什麼。這是一個人正常的精神脈沖反應。你每天都在觀察你的小朋友,也會覺得他這裡不對,那里不對。

父母需要找到更多的興趣,才不會把不切實際的希望投射到下一代。他們需要把自己與另一半、原生家庭、自己的孩子切割開來看待。如果分不開,看着小朋友越多,對他造成的潛在傷害就越大。

這些不只是“錨孩子”,也是許多家庭會面臨的問題。

很多父母早期佛系,認為孩子應該快樂成長,有獨立的人格,但當他們去學校發現孩子的成績一場糊塗時,立刻從佛系轉到魔系,每星期七天請不同的家教上門。

小朋友在短時間內被大量輸入他消化不了也理解不了的內容,就會立刻自閉。他表現得有一些自卑、焦慮、壓抑,但事實上是自閉:你給我什麼我都被動接受,但我什麼都不去做。

因為在早期,孩子們已經接受父母讓他做自己的“快樂教育”。在 ILP 評價體系中(Individual Learning Plan,個人學習計劃),這類孩子的目的性是最強的,因為他已經找到了人生最舒適的方向,知道如何做自己,但是他們的抗壓性非常弱,很難接受其他的命令。

當外界命令與他們自身需求不協調時,取決于家庭的生活狀態及對他們的影響,他們會產生諸如逃避、暴躁等不同的反應。

家長說什麼,他說好啊啊,但是他不聽。

媽媽問 5+5 等於幾,他說 ok。

一句話重複五遍之後,就會非常有魔性。“做自己”這句話也是一樣。父母在早期培養孩子時,給予了他足夠的自我空間,卻忽略了孩子在家庭、社會、學校也需要扮演相應的角色,而不是“只要你開心就好”。

與這樣的孩子溝通,是要讓他們“更舒服”,但是這種舒服有條件限制。

你只要問他,你是不是不想見你的老師。如果他是,你就告訴他,好,我們從這個月到下個月做這件事情,如果你做到的話就可以有一天不見他。——你需要與他談判,讓他知道他想要的東西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可以達成。

想玩雙國籍,小心得不償失!

每一個出國的中國人都面臨着同樣的選擇,是方便自己在異國他鄉的生活、享受該國國民福利而更換他國國籍,還是為了日後方便回國或者保留國內資產繼續持中國國籍。

自古以來,魚與熊掌不可兼得。但還是有一小部分人鑽法律的空子,拿了“雙國籍”。疫情下,因為出入境管制爆出大批“雙國籍”家庭……

疫情激化 中國不再承認香港雙國籍

受疫情影響,海外旅行成為防疫禁忌。年初時候,英國堅持要為 BNO 護照持有人大開門戶之後,中國政府開始收緊了政策,採取了反制措施。

消息,香港特區政府 1 月 29 日宣佈,不再承認英國國民(海外)(BNO)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。1 月 31 日起,BNO 護照不能用于在香港出入境,亦不會在香港獲承認為任何形式的身份證明。

這個舉動一出,刷屏華人圈。自由港的港民們身份不再“自由”,也能說明中國對雙國籍嚴查的決心。

疫情下出入境新政出台暴露“雙國籍”

也有人好奇,為啥一場疫情不但會讓香港失去“身份自由”,咋還曝光出這麼多的“雙國

籍”家庭呢?

要知道,中國目前是疫情管控最為有效的國家之一。大量海外華人眼看外國待下去不安全了,就住中國趕。

以往持外國護照入境中國,只需要申請多次往返中國的簽證。一般可以在中國待上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。而且入境中國後,在買票、住店等日常生活中,只需要使用以前的戶口和身份證,其實根本沒人在意你的護照。往年這些“雙重國籍”的人也是這樣蒙混過關的。

但疫情下出了新規,自 2020 年 3 月 26 日起,想入境中國必須持有中國護照,並且想離開中國也必須持中國護照離境。但政策出來前,很多人已經回國,而且其中有不少人持有的是外國護照入境。

疫情也出乎意料地持續瞭如此之久,一些西方國家到現在還沒有出現拐點!當這些“雙重國籍”的人多次往返中國的簽證過期後,麻煩就來了。

如果不續簽簽證,日後離開中國的時候,海關會檢查這些人的護照和簽證。簽證日期對不上號,是要按照非法停留一天處以 500 人民幣

處罰的!而且還會留有案底。

但如果要續簽簽證,就必須去中國駐外國領事館,或者去中國出入境管理處辦理。不過,發生在中國境內,就要到當地公安出入境管理中心申請。當地公安可是有本人的全部資料,包括他們擁有中國戶口的事實。畢竟戶口也隸屬公安管轄範圍,這就會暴露同時擁有中國戶口和外國國籍的事實。

中國嚴禁“雙國籍”輕則取消身份、重則背上法律責任。

終究紙包不出火,何況還本就是名不正言不順的“不義之火”!要知道,國籍是一個自然人對本國負有忠誠義務的根據,也是國籍國對其行使外交保護的根據。拿着多國國籍,左右逢源。

平日里以拿到外國身份洋洋得意,坑害同胞張口就說:“我不是中國人”!一旦遇到危險,尋求庇護時又說:“我們是中國人”!這樣的嘴臉,實在可恨。只拿權力,不履行義務,于情于理都不應該!

中國出入境部門嚴打“雙國籍”

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》明文規定: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雙重國籍,定居外國的中國國民,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,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。

喪失中國國籍,也就意味着證件持有者將不再被中國保護,不享受中國人才能擁有的權力。

而那些違反了相關規定的人員,在通過中國出入境部門的審核時一旦被揪出,中國駐外大使館將對其證件立即進行注銷,並宣佈作廢。持證人也將不能再出入中國,甚至還會背上相關的法律責任!

